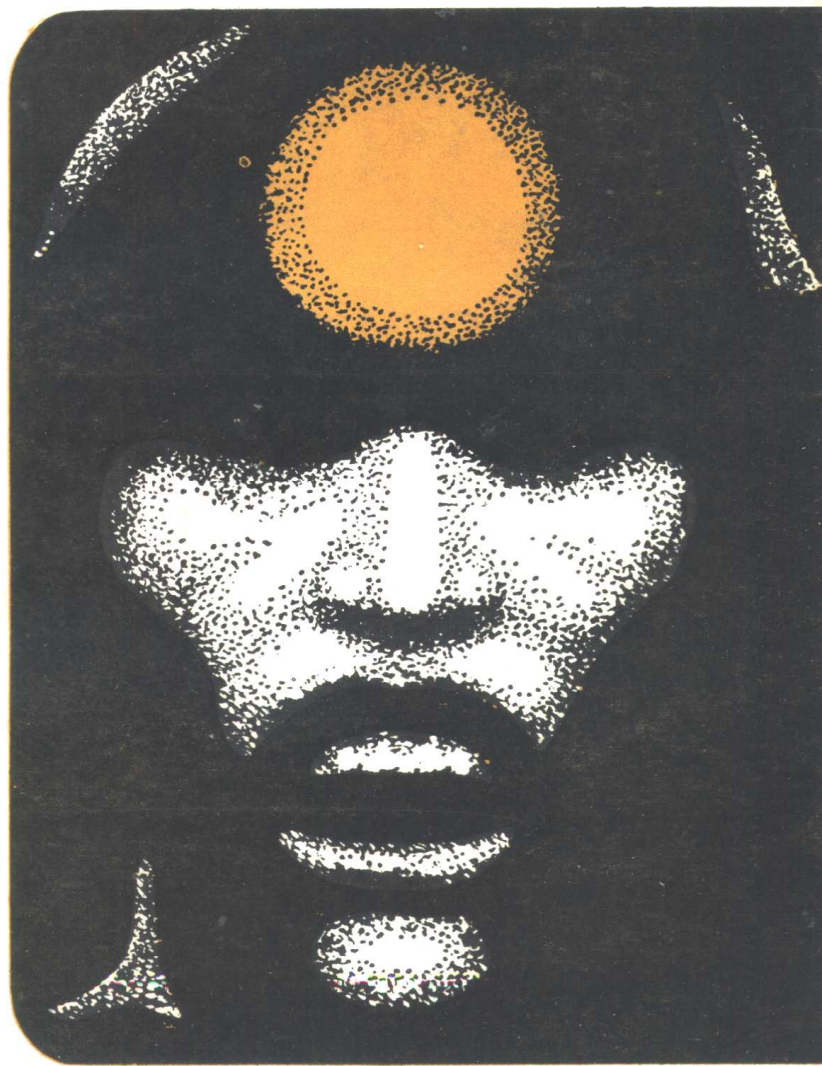


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

李 蒋 〔哥伦比亚〕 阿帕里西奥 著
德 宗 曹 尹 承 东
明 承 东
校 译



尘世艰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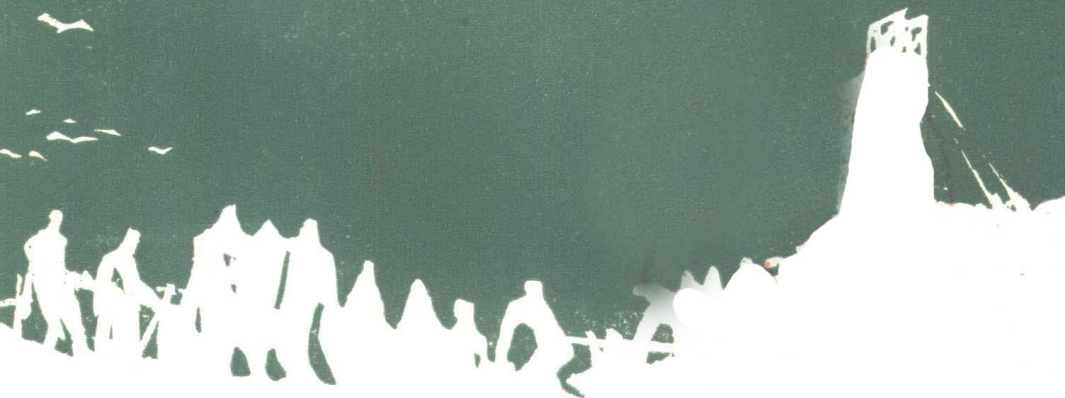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尘世艰难

【哥伦比亚】阿帕里西奥 著

蒋宗曹尹承东译
李德明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Fernando Soto Aparicio

La Rebelión de Las Ratas

根据 Plaza y Janés, Bogotá, 1981年第18版译出

责任编辑：袁殿池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尘 世 艰 难

Chenshi Jiannan

〔哥伦比亚〕 阿帕里西奥 著

蒋宗曹 尹承东 译 李德明 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10/16·插页5·字数150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7,903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40

定价：1.10元



作 者 像

第一章

二月十日 星期六

山谷里的生活历来是平庸的、粗犷的和安谧的。如今，突然运来了一台又一台机器。寂静的中午被尖厉的汽笛声打破了。道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铁路劈开了绿茵茵的原野。树林淹没在黑色的烟雾中，树木枯萎，枝叶零落，连鸟窝也消失了。宁静，那笼罩着大地的宁静，也从此躲进了深山。

自然景色暗淡了，人们的面貌也改变了。再也看不到农民那红堂堂的面容，姑娘脸上那苹果般的光泽；孩子们的目光里也失去了笑意。他们已面目全非，脸上瘢痕累累，头发又长又乱，象野兽般的令人可怖。劳动的汗水在那被煤烟熏黑的脸上划出了道道痕迹。残酷无情的天花，正象《圣经》所记载的那样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又在许多人脸上留下了麻坑。人们的怯生生的目光里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和贪婪的欲望，仿佛是昔日的罪恶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记。

这就是某些人所宣扬的“文明”、“进步”以及祖国的“希望”。他们说，要使大多数人安居乐业，少数人就得蒙受牺牲；要使全国在经济上繁荣起来，山谷里的田园风光就得一

扫而空。至少，演说家是这么说的，他们劝农民舍弃庄稼，放下锄头，不再种玉米，拿起铁镐去采煤。要他们卖掉驯良的毛驴，改用血红色的卡车。

开始，农民们进行了抵制。但是，他们很快就开始退让了——恐惧，贪心，金钱，无知……。自从在那个广袤的地区发现煤矿之后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，主要是穷苦人、逃亡者和流浪汉，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蜂拥而至。他们在田野里到处游荡，走进永远向外乡人敞开大门的热情好客的人家，侈谈他们的想法和信念，用花言巧语为自己的闯入辩解。于是，小土地所有者们不得不放弃那冬天一片葱绿、夏天一片金黄的田地，把它卖给贪婪的买主。有的人甚至是在“不交地便杀头”的威胁下，卖掉土地的。不过，大多数人是自愿的，他们相信外乡人的诺言，认为将来确实会百事如意，过上富裕的日子。

征得土地之后，接踵而至的是“机器入侵”——卡车、电铲、吊车……。沉睡了千百年的大山，在底部被挖掘时，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；密林中的大树，呻吟着被连根拔起；用稻草和泥巴建造起来的简陋的茅舍，在这股“贪婪”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，连同它们世代代的梦想一起倒塌了。

制定这项开发计划的人，也许居心不坏。然而，经过成百上千人的嘴巴和大脑，他们的本意慢慢地被歪曲了。沉默寡言的乡下人，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……

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山谷里原来分散居住着十几户人家，莫雷诺的茅舍，蒙多亚的宅院，拉米莱斯的小屋子……到处是友好的名字，笑盈盈的面孔，坦率真诚的双手。可是，自

从“文明”和“进步”闯入之后，居民增加了，象麦秆似地挤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贫民区。建筑物象野草似地破土而出，铁皮房子，木头房子，石料和水泥房子，一个镇子就这样出现了，被命名为“丁巴里”。

先后涌到这山谷的人，虽然脸型不同，思想各异，但是迄今为止，他们都操着同样的语言。然而，又突然闯来了许多外国人：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……他们有的是被当局驱逐出国的，有的是被发财的欲望吸引来的，还有的是为了其它种种打算而来的。从此，山谷里到处可以听到粗野的话语，看到红色的面孔和淡黄色的头发。高身材、白皮肤的女人，代替了过去肤色黝黑、热情奔放的女性。

他们盖起了风格奇特的房舍，瓦屋顶，金属框架的玻璃窗。在农民居住的村落一侧，建设了一个新的住宅区，街道的路面铺得平平整整。那里只住了几户人家，他们一到，就趾高气扬地称霸四方，向田地的主人发号施令。这些黄头发的人，用英语说“很好”，用法语说“是，先生”，或用德语说“请看”。他们急急忙忙地在山坡上建立了办公室。安宁与和平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。穷乡僻壤的旧主人，只好被迫屈服于这些外来人。

大规模的采煤工作开始了。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环绕着山谷的丘陵，蕴藏着难以估量的矿产。在绿色植被的薄薄的土层下，有着数以百万吨计的矿产。储藏量如此之大，就是开采五十年，也只是象在壮牛身上拔掉一根毫毛。

在干裂、荒芜的农田里铺设了铁轨。人们弯腰曲背，在大地的腹部钉下了长长的钢条，把铁轨固定得牢牢的，因为

几个月之后，火车头就要喷射出黑色的浓烟，呼哧呼哧地拖着一列列长长的煤车驶向省城。

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来到了丁巴里镇：从外国富翁（他们踏上那块矿产丰富的土地，就是为了统治它和开采它）到沿街乞讨的穷人，以及靠卖身过活的妓女。

在怀着发财致富的欲望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名叫路德辛多·格里斯唐乔的人。他是在一个凉爽的夏天早晨来到丁巴里的。他身材颇长，看上去羸弱无力，弓着脊背，低垂着眼睛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就是开起口来，谁也不懂他在说些什么。他那一双干瘪的大手青筋外露，两条腿又细又长。这里说的是他的外表。至于智能方面，他一向逆来顺受，不惜委屈求全，这当然是出于无知，谈不上什么英勇和豪迈。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，也没有兴趣去寻根究底。那些十分遥远的事情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他曾在一家庄园当过听差，只要完不成主人吩咐的差事，他就得挨鞭子。也许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早在那时就形成了，这对他是一个致命的、可怕的弱点，因为这种无情的生活，使他的灵魂折磨得令人无法辨认。

在他记忆的长河中，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时期之后，他来到一家工厂当机修工，那家工厂座落在远方的某一城市，城市的名字已记不清了。后来，帕斯托拉……对了，帕斯托拉是他的妻子，他是在农村认识她的，当时，他在打短工，每天挣七十个生太伏*。他在那里干了十几个年头。他和帕斯托

* 哥伦比亚的基本货币单位是比索，一比索等于一百生太伏。

拉产生了恋情。帕斯托拉长得很漂亮，邻居都夸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。她有一双乌亮的大眼睛，面孔细嫩红润，身体端正丰满，浑身散发着妙龄女子的香气。路德辛多完全被她迷住了。他们结了婚。那是九月里的一个寒冷的上午，在一个遥远的镇子（镇子的名字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）的教堂里，举行了结婚仪式。

婚后，苦日子便开始了，他们一贫如洗，有时一连几天没有分文买面包。不久，他们生了个女儿，依着德高望重的圣母命名为马利亚·埃利娜，不过，在她幼小的时候，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马利埃娜。如今已经十四岁了，衣服里藏着的乳房已经鼓了起来，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甩在背后，乌黑的大眼睛，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皮肤呈淡褐色，当她感到羞涩时，面颊象珍珠一样透明。

接着又生了个儿子，起名为圣十字架的弗朗西斯科·何塞。不过，人们都简称他为帕乔。他如今已经十二岁，和父亲长得一个模样，是个细高挑儿。但是，他的性格却和父亲迥然不同。他是一个活泼、爽朗、好胜的小伙子。但也很粗暴，因为在他那摄影机般的幼小心灵里，印下了过去的痛苦和磨难，同时也燃起了反抗的火种，这火种象猛兽那样，平时躲藏着，不为人见，一遇机会，便探出利爪来。

这就是路德辛多·格里斯唐乔一家，他的妻子、女儿、儿子……。很快又可能增加一口人，因为帕斯托拉怀孕已七个月了。

路德辛多本人不知道他来自何方，也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。也许金钱使他失去了理智，把他领到这条路上来了。

同样的原因，使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和孩童都涌到这山谷里来了。他们都梦想在这里可以挣得高工资，发一笔财。他们都渴望过好日子，在自己单调的一生中能够时来运转。正是这种心理把他们吸引到“文明”和“进步”与日俱增的丁巴里来了。这种渴望改变命运、改善生活、买新衣服、新椅子、新桌子的急切心情，虽然有时隐蔽，有时外露，然而却始终存在着。一句话，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，幸福在向他们招手，那是物质上的幸福，感官上的满足。口干舌燥的人要喝上水；饥肠辘辘的人要吃上面包；衣不蔽体的人要穿上衣服；筋疲力竭的人要睡上软床；心情痛苦的人要得到安慰……所有的人都在追寻着幸福，然而幸福总是躲藏起来，难以捕捉，因为一个幻想实现之后，另一个幻想又在前面等着你。

路德辛多来到了镇上，来到了丁巴里，走上了洁净的、路面修得很整齐的道路，道路两旁耸立着豪华的别墅。他也走进了弯弯曲曲、坎坷不平的陋巷，在那里，铁皮和方砖搭成的狗洞一样的棚屋，栉比鳞次。路德辛多来到了丁巴里，无疑，这里会成为全国的主要煤炭中心。他来自何处？他来自一个没有名字的、陌生的地方，来自生活。

路德辛多爬上小丘，打破了山谷千百年宁静的现代化设施尽收眼底。他凝望着遥远的天边，然后低头俯瞰，目光停留在他即将栖身的镇子。他看见了穷苦人家屋顶坍塌的房舍，也看见了洋人的阔气的住宅。接着，他给高山“听诊”。看出它的核心是黑色的，未来就存在于闪光的、坚硬的岩石之中。但那不是祖国的未来。对路德辛多来说，祖国就是他随时随地可以踩在脚下的那块土地，就是天空、月亮、风、

树木……这就是祖国。不过，只有他双目所及之处，才属于祖国。他的未来，却埋在高山上深绿色的植物之下。那是他本人的未来，他妻子的未来，他的两个孩子的未来……或者说，他的三个孩子的未来。

路德辛多用瘦长的胳膊在空中挥动了一下。帕斯托拉艰难地爬上山坡。马利埃娜背着一只箱子跟在她身后。走在最后的是帕乔，一个十二岁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孩子。

“到了，亲爱的。你看那边的房子多么漂亮……肯定是给先生老爷们住的。这边呢，这边的铁皮房子，才是给我们穷人住的……”

“快，去帮女儿一把，她一定很累啦。”妻子毫无表情地说，她的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雾，什么东西也看不清。那花布围裙下的腹部已经高高隆起，显得十分沉重。

路德辛多从岩石上下来。马利埃娜把装着全家人衣物的箱子交给爸爸。所谓衣物，不过是路德辛多的一条粗布裤子，帕斯托拉的两件旧便服，马利埃娜的两条裙子和一件无袖白衬衫，还有一件穿了多少年的呢子衣服，那是最后一家人送给帕乔的。

全家人走下小丘。夏日的骄阳把火焰般的光芒洒在干燥、灼热、贫瘠的土地上。山坡那边，控制着长长钢缆的马达，在嘶哑地轰鸣不止，满装煤块的吊斗，顺着钢缆飞驰而下。一个巨大的塔吊伸出铁臂，把吊斗上的煤卸下，然后装到铁路货车上运走。一团团浓浊得近似乌云的煤尘，不时升腾而起，遮天蔽日。那是机器在工作，连续不断地把一把把钢刀插进高山的心脏，掏出一块块巨大的岩石，为矿工扫清

道路。

路德辛多象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，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丁巴里。丁巴里是一座自由港，一座开放的城市。它的每一条道路都畅通无阻。所有涌到那里的人，都以为那些道路将把他们引向进步，引向经济繁荣，引向富足，引向幸福。路德辛多一家四口（也许是五口），正是带着同样的想法，怀着同样的侈望，匆匆地来到这个山谷的。

“大概九点钟啦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该去打听一下招工的事？”

“现在就去打听招工？还没地方住呢！这怎么行……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你到拐角处的那幢白房子里去问问，说不定能留我们过夜呢。”

但是，主人不愿意收留他们。路德辛多扫兴而归。他低着头，仿佛在街上黄色的尘土中寻觅着什么。他们到处吃闭门羹：没有空房间啦；不留外乡人啦；自家的卧室没法留客啦。总之，各种借口和托辞都有。他们整整找了一个小时，但毫无结果。这时，他们突然发现已经走到了镇子的尽头。

他们面前的景色是奇特的、荒凉的和凄惨的。那是一块隆起的地面，但还称不上小丘。你如果站在那里环顾四周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箱子，生锈的铁器，烧过的弯曲的木柴，砖头瓦片，烂土坯，罐头盒，一堆堆破布和朽木，垃圾，灰烬，泥巴……说来真是奇怪，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，竟然还保留着两间棚屋。它们是用半烧焦的木料，破木

桶，五花八门的罐头盒和破铜烂铁垒起来的。与其说那是出于人们建造的，毋宁说是把城市居民扔掉的废物、碎砖烂瓦、机器和马达包装箱板随意堆砌而成。与其说那是房子，毋宁说是神话故事里的洞穴。它们竟能支撑不塌，实在堪称奇迹。四个不速之客惊愕地望着这两间房子。白天，赤日炎炎，然而那房子却使人满腹疑惧，望而却步。似乎从那临时安装的门户里，会突然走出一个神秘的人物来驱逐他们，不让他们闯入“禁地”。

这时，他们清晰地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那是从其中一间棚屋里传出来的。随后他们又看到这孩子探出身来。他面色苍白，瘦骨嶙峋。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是个贫血儿，全身惨白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在他后面，一个年轻女人跟了出来。她蓬乱的头发，前面盖住了额头，后面披在肩上。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她的眼睛明亮而锋利，象把刀子。路德辛多低下了头，这是他的习惯。但是，帕斯托拉却早已为奔走多时找不到住处而焦虑不安了，径自向那个陌生女人走去。

“您好，房主人。”

“您好。”

“我们找住处找了好久……我们到这个镇子是来找工作的。所有的人都关紧房门，不理我们……”

“那间房子没有住人。”

“谁的？”

“没有主。我这间房子也没有主。住在这儿，不会有人找咱们麻烦的。”

孩子不再哭了，瞪着小眼睛望着他们。他大概有三岁的样子，也许还不到，长着一头金发，明亮的眼睛和母亲一样。

“我叫坎迪达。这是我的儿子涅科。”

“我们……这是我的丈夫路德辛多。这是我的女儿马利埃娜，这是帕乔。我叫帕斯托拉，愿听您吩咐。”

“好，我看咱们要成为街坊啦。那间房子比这间更糟，到处漏雨。不过，能修好的。先住下……凑合着住吧。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“你们这就去住吧，亲爱的，我得去找工作呢。”

“上帝保佑您。”

路德辛多离去了。他恐惧，胆怯，寂寞，畏缩，需要帕斯托拉为他壮胆。妻子从容不迫，能够驾驭他，不说粗话，也不骂人。他需要妻子，正象需要空气一样。她是他的领路人，是他的好参谋。他缺乏勇气的时候，比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得她鼓励他，推动他。他多么希望她能在自己的身边呀！

路德辛多想到了马利埃娜，她几乎是个大姑娘了；他想到了儿子；想到了把帕斯托拉的肚子撑得越来越大的新的结晶。说不定这孩子就生在那里，生在那用废物搭成的棚屋里，生在那间肮脏的小屋里。没有人同情，没有人爱……但是，起码他会爱这小生命的。他的粗糙的大手颤抖了，仿佛已经在儿子的小脑袋上抚摸……，也许是女儿的小脑袋，因为也可能是个女娃。本来，他不愿有这个孩子，因为他不想再受罪，再承担新的责任。他想到不眠的夜晚，想到新生儿

所需的牛奶，想到孩子的病痛，百日咳，麻疹……他想摆脱这些苦痛，不让妻子受苦，也不让那个小生命遭罪。当时，这个生命的心脏还很小，脑袋也不大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愿望……但是，现在他希望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希望这孩子用啼哭，用笑声，用牙牙学语，来排除他的孤寂。为了这条新的生命，为了这个即将睁开眼睛来到人世间的孩子，他应该坚强起来，要抗争，并且要取得胜利。他一定要找到工作，让妻子和儿女们吃饱穿暖……

路德辛多光着脚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走着。他走到了贫民区的尽头，接着就要进入马达隆隆、戒备森严的厂区了。东方煤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就在那个地方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双腿打战，几乎要摔倒在地了。他想拔腿跑掉，回到帕斯托拉和孩子们的身边，告诉他们，那种牺牲对他来说真是太大了。他习惯于干农活，当壮工，清理水沟，砍伐树木，铲除杂草，犁开肥沃的土地，播下种子。站在那个方砖水泥结构的庞大的建筑物前面，站在那个镶着象是要把他一口吞下去的大窗户的二层大楼前面，他感到自身的渺小，孤独无援。他想起了妻子、儿女……想到他们身无分文，于是又向前走去。他应该把那些莫名其妙的恐惧从胸中赶走。他是个男子汉，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。真的一样吗？不……因为，那时有几位先生正在步入大楼，他们衣服笔挺，嘴上叼着香烟，滔滔不绝地讲着话……而他，衣衫褴褛，没有香烟可抽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欲言又止，卡在嗓门里，简直令他窒息。

路德辛多·格里斯唐乔，对，他是叫这个名字，他向大楼迈出一小步、两步。一辆小轿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，他感到

一阵头晕，闭上了眼睛。今天，他怎么啦？莫非那是太阳照在玻璃窗上反射的光芒？莫非那是马达发出的单调的、持续不断的轰鸣？他为什么那样胆怯？他在心灵深处，壮起胆子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是的，他什么都怕。凡是陌生的东西，他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，那怕是一张面孔，一台机器，一句话。他命中注定要过孤寂的日子。他想，如果没有帕斯托拉，没有孩子，他也许会幸福的，那时他可以钻进密林里去啃草根充饥……但是，他马上用力摇了摇头，赶走了这一想法。他爱帕斯托拉，这不是热恋和情欲，而是一种兄妹间的情谊和友爱。他默默地爱着自己的儿女，感情含蓄。他可以为他们做出一切牺牲。所以，现在应该鼓起勇气……为了马利埃娜——她快长大成人了；为了帕乔；也为了另一个儿子或女儿，一旦在母腹呆足了月份，他（她）就要来到人间，遭受贫困的痛苦和折磨了。

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。拐过楼角时，遇见一队人，他停住脚步，用沉静而呆滞的目光打量着每个人的面孔。全和他一样，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。他们个个眼睛红肿，一双青筋暴露的黑手，乱蓬蓬的胡须。有的穿着蓝斜纹布工作服，有的穿着杂色衣装，午后火一般的阳光射在头上，使他们喘不过气来。

他想求得别人的帮助和指点。然而，他又感到自卑，顿时失去了勇气。依旧是那种恐惧，那种常常向他袭来的该死的恐惧，那种痛苦的焦虑，紧紧勒着他的喉咙，几乎使他窒息。

“这里是不是招工的地方？”他咽下一口唾沫，终于开口向